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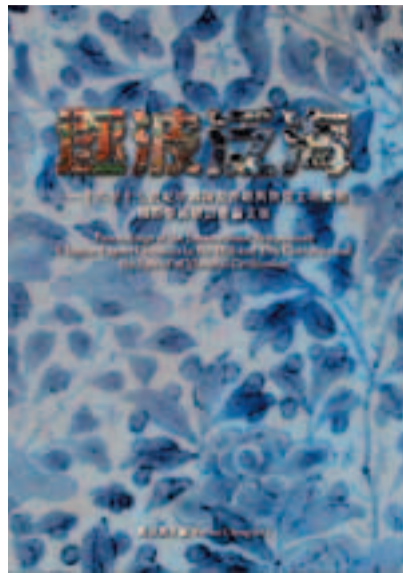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與空間

文：范夢園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

全球化進程中的克拉克瓷

克拉克瓷作為最早並成規模的外銷瓷種類，出現於嘉靖晚期，衰落在清初順治時期（1657年），前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，是中國外銷到歐洲的一種風格獨特的民窯瓷器。

琳娜」號上約10萬件青花瓷被拍賣後，荷蘭人對中國風格的瓷器充滿了興趣和好奇。大約在1635年之前，出口到荷蘭的瓷器大部分是中國器型和中國紋飾的。



七世紀中國陶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。

關於克拉克瓷的產地，根據T.Volker書中記載，1616年（萬曆四十四年）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位外貿商人說：「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，賣給我們各種成套的瓷器都是訂製的，預先付款。」

關於克拉克瓷如何從景德鎮運至東南沿海的港口，傳統的運輸線路是大庚嶺線。根據文獻記載，開元四年（716年），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奉旨開通大庚嶺路，自廣東南雄到江西大余之間這條狹窄山路開闢為寬敞大道。

貿易的大背景之下來考慮。歷史上，中國瓷器外銷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是完全由中國人主導的銷售行為，是非常簡單的商品輸出行為。從實物看，從南朝到唐代，中國輸出的瓷器與國內市場銷售和使用的瓷器完全一樣。

瓷器的貿易利潤非常可觀。從一份1600年葡萄牙商船自澳門運往果阿貨物的利潤表上可以看出，相對於水銀、朱砂70%的貿易利潤，瓷器的最高可達200%。由於海洋天氣惡劣，運輸具有不穩定性，而且瓷器不易被腐蝕，大量克拉克瓷都放在船艙底部，能起保持船隻穩定之效。

自揚州入長江，西進鄱陽湖，再經過鄱陽湖溯贛江到達贛州。在贛州則改換小船，這段水路複雜，中間還要翻閱險峻的大庚嶺，航程十分艱難。沿章水抵達大余縣上岸，貨物再改陸路步運至廣東南雄，再裝小船入瀘水抵達韶關。

十六世紀以來，歐洲人把克拉克瓷視為珍寶。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國王都有克拉克瓷器的展室，豪門富商亦仿效建造以收藏中國瓷器風格的居室展廳。與傳統的明代晚期瓷器相比，克拉克瓷確實非常獨特，無論從器型還是紋樣上看，既有中國傳統風格，又帶有濃厚的異域風情。

葡萄牙向中國所訂製的瓷器到達里斯本後，通常是用作皇宮的裝飾。在桑托斯宮的屋頂上，可以看到200多個青花瓷盤，鑲嵌滿整個屋頂，這種裝飾方法與波斯和阿拉伯地區有異曲同工之處。真正將克拉克瓷廣泛用於餐桌的是荷蘭人。

綜上所述，克拉克瓷是明末清初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之一，它的出現和流行，正好迎合當時貿易全球化的進程，亦成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最好的見證。

（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）

文訊

文：本報記者江鑫桐

著名畫家馮遠首辦中國畫展



中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美協副主席、著名畫家馮遠（見左圖）的「筆墨墨緣——馮遠中國畫作品展」26日在中國美術館開幕。

馮遠表示，三十多年來，對於藝術，他明白一點，做一點。「理解多少，實踐多少，心和手的距離始終存在，因之種種遺憾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其各個時期的作品中。」

馮遠認為，他的所思所想、所冀所求、所好所取，都在作品中。一個具有獨立精神、理想追求和擔當意識的藝術家在他的作品中理應體現民族性、藝術性、思想性和時代性。

馮遠表示，三十多年來，對於藝術，他明白一點，做一點。「理解多少，實踐多少，心和手的距離始終存在，因之種種遺憾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其各個時期的作品中。」

馮遠表示，三十多年來，對於藝術，他明白一點，做一點。「理解多少，實踐多少，心和手的距離始終存在，因之種種遺憾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其各個時期的作品中。」



馮遠作品《今生來世》。北京傳真

文藝天地

文：瑜翼

短載

康復日記 (九)

2012年1月17號·晴·

那天陽光晴好，萬里無雲。醫院裡開着中央空調，每天都是暖暖的，只要有陽光就讓人以為是陽春三月的季節……醫院康復中心的醫生年齡都不大，主流群體都80後的，一些實習生則都是90後的。

頭才罷！每次綁在一字架上罰站，站到腿疼得受不了時，我就到處搜索他的身影；搜索到了就鎮定不放，想像印度抽蛇人一樣把他召過來「T君大夫，快過來把我轉暈吧，暈了我就不再這麼疼，這回我一定好好享受你這把「T牌人肉沙發」！」奈何，他始終沒感應到我的召喚……

那天難得陽光明媚的日子，年關將近九院做康復的人所剩無幾，幾個賦閒下來的醫生聚在一起玩鬧，一個大球人仰躺在上面，四肢只一腳能着地來回挪動，彷彿是練習平衡協調的，看誰能堅持最久。T君也在那裡玩，他應該是那裡醫生中年紀最大的，卻也那麼可愛童趣盎然；他滾下球時，爬起來還像熊一樣扭扭身子，弄得我在一字架上生沒憋過氣去。

這幾天我沒像開始那樣緊張了。T君說我熟悉了那裡的環境，所以就放鬆下來了。後來走近時，會用他「嗨」我也「嗨」的方式打招呼。終究是我高估他了，而他也「小」看我了。無奈，傻笑：塵埃之花若不願被人窺見，那麼她是世界上最高貴的花朵吧？顧自綻放美麗，也顧自凋零委地，永遠無涉他人……

這幾天《心經》已被我拋到了腦後，沒有慧根就不糟蹋佛家經典了。原本背得好好的，而他一出現，我就顛三倒四、不知所云了。

真想拉他跳段舞！陽光明媚、白衣翩翩，來段醫院版歌舞青春多好！

T君如一抹春風拂過我的心，爆滿滿的花紅柳綠……每每見到他時，心就不由自主卜通卜通飛到他那兒去了，恨不得變成一隻蝴蝶棲在他肩

頭才罷！每次綁在一字架上罰站，站到腿疼得受不了時，我就到處搜索他的身影；搜索到了就鎮定不放，想像印度抽蛇人一樣把他召過來「T君大夫，快過來把我轉暈吧，暈了我就不再這麼疼，這回我一定好好享受你這把「T牌人肉沙發」！」奈何，他始終沒感應到我的召喚……

大抵我都習慣了默然不語，畢竟在這裡久居了，便越發覺得再多的控訴還是抵不現現實的衝擊；而在車上的你我他，都在各種蘋果產品上磨蹭——啊，聽說前方恰巧又發生了車禍，本已蜿蜒曲折的路，添加了更多的意外，更加複雜更加濃稠。

我與他不過是芸芸醫者、碌碌病客而已。兩者皆匆匆。落花隨風去、流水獨自流，路歸路橋歸橋……此刻的我要努力康復盡快讓身體好起來。然後再去讀書、進修。可以獨立在這世上生存！

我就像被隔離在繁忙的交通以外，總是想把握每一分鐘，抓緊與外面接軌的機會；事實上，我們只不過是活在一個暫時落後的巴士裡。繁忙的交通使我落後；或應說，假若不是我們的繁忙，就不會有交通的繁忙，其實由始至終，我才是始

作者，怪不了誰，所以我們都沒發聲，沒咆哮，儘管在這一百米的路段我們已走了十九分鐘；可是站在我身旁，穿着筆挺西裝但皮膚鬆弛的你，咽喉不斷上下滑動，便知道，你的繁忙與這條被動的小路格格不入，你還是被這座扭曲的城市駕馭。

人生也許就是這樣吧，無法控制前方未明的道路；堵車這事，坐在車上的我們做不了甚麼，只好默默地等待；不過，堵車總會

人生也許就是這樣吧，無法控制前方未明的道路；堵車這事，坐在車上的我們做不了甚麼，只好默默地等待；不過，堵車總會

有暢通的一刻，但人生中所有遇到的問題，是不是光坐在這裡就能解決？

有暢通的一刻，但人生中所有遇到的問題，是不是光坐在這裡就能解決？



人生道路上，即使堵車也會有暢通的一刻。網上圖片

手寫板

文：星池

餘溫

凜冽清晨，寒風直撲臉龐，四肢快僵硬的，卻要急步趕回校上課。如常走過鬧市中央的休憩公園，踏上難得寧靜的小徑，惜無閒細賞人工湖上的波紋粼粼，以及兩旁傲寒屹立的錯落樹影。

驚慌失措。最後，他默默坐在我的身旁，原來，我差許才坐了的位置。

始料不及，會在這時遇上坐在石椅的他。「這麼早就坐在這兒，不覺冷嗎？」我放慢腳步，拋出此話。

是無力站起還是心想停留，縱略感不自然，但我也沒選擇離開。況且，我們之間隔着一層黑夜，如活在兩個空間。

「覺得。」鬚髮銀絲迎着風，瘦削身軀披着破舊棉襖的他，淡然說：「冰凍，讓我更感受到這張石椅的溫度。」

「沒了，還回家？」他割破靜謐，低聲細說。我因愕然，一時間不懂回答。沉默一會兒，他再說：「與家人吵架？」

我點頭道別後，隨即加快步伐趕路。一直向前跑，思緒卻漸漸退回昔日，擊起了千百影像，湧進心頭。

「那麼，同學？朋友？」他徐徐地問。

「為何每次來到公園，總會見到他坐在這張石椅？」十多年前，滿帶傻氣的我，抬頭望着媽媽天真地問。未待答案，我已獨自笨手笨腳走向他，結果倒在他面前。我瞬即淚盈滿眶，卻瞥見他露出數秒和藹的面容，把我輕輕扶起，然後又坐回原處，凝視遠方。這時，媽媽趕了過來，急忙掉下句「謝謝」便抱起我離開。

「是喜歡的人。」說罷，連我自己也覺詫異，竟輕易把心事翻出來，「在網上，只需碰一碰按鈕，就能輕易和人斷絕所有關係。」

從此，每當遇見他，我也會稚拙地向這位仁慈的叔叔打招呼，儘管不獲回應。直至某烈日當空的中午，媽媽拖着我的小手，路經這公園。我見到一個稀奇的畫面，坐在那張石椅的竟不是叔叔，而是一名虎背熊腰的壯健男子。在我略感失望之際，「石椅叔叔」便出現了，本想高聲喊他的我，被眼前的情景嚇得目瞪口呆，往日步履蹣跚兼睡眼朦朧的他，竟憤怒地闊步衝向男子。

「代表了，你們曾發生的一切，他從沒當一回事。」他輕輕地說。

「你坐了我的椅子，」他惱得直喘氣，「快還給我！」男子反唇相譏，「這張椅子刻了你的名字嗎？誰說是你的？」

我的話像堤決般湧出，「何以，人會喜愛戴上虛偽的面具，面具愈厚，愈沉迷。對別人能義正詞嚴，對自己及身邊的事情，卻視若無睹。」

這裡從沒上演如此的鬧劇，於是眾人紛紛前來圍觀。突然，他揪着男子的衣領，想把男子推離石椅，卻反被男子摔倒。跌在地上的他，還在嘟嘟囔囔「快把椅子還給我」。人群中衝出一把聲音，「你把椅子還給他吧！他是個瘋子！」那名男子擲下一句「算我倒楣」，便憤然離去。最後，他緩緩站起，坐到石椅，像不曾發生任何事。

「人，最可怕的是，帶了假面具而不自知。」他淡淡說道。

當時的我，只懂躲在媽媽的身後驚慌地偷看。這件事情，不及半天，已傳千里。往後，沒人再敢坐他的石椅，我亦嚇得不再走近他。「他是瘋子」這句話亦不時在空中飄散，但他漠不關心，恍若活在另一個時空。

此語重重壓在我心上，我不禁說：「這樣，他便可不帶半點罪惡感，一臉無辜地對你的憎恨寄予無限嘆息。」

我把思緒拉回眼前，學校就在轉角不遠處，終可安心放慢腳步。身處狹窄的街道，寒氣依然滲進血管。凝視此際的旭日，竟與那夜迷離的新月，在我腦中重疊起來。

「我仍感受到他的體溫。」他突然吐出此話，「和他最後一次見面，他就坐在那張石椅。」停頓幾秒後他才以略帶沙啞的聲音續說：「每當坐在那張石椅，我也能感覺到他的體溫。」然後，我倆再也沒有聊天。

那晚，我走數個街口，只想消失於夜幕，或被微弱月光牽引，竟無意間來到公園。路燈淡黃，讓熟悉的小徑只朦朧露出半張臉，累透的我便隨意找地方坐下，享受萬籟俱寂。倏然，心頭浮現了「石椅叔叔」的樣子，我立即查看自己是否坐了他的石椅。就在此時，一個模糊身影走進我的眼簾，竟真的是「石椅叔叔」，把我嚇得

過了一會兒，我悄然離開。也許，我們如此陌生，才能坦然相向，安心抒發。

這一幕幕回憶片段，堆積在心上，使我虛度課堂的時光。放學後，隨意瞎逛，回到公園時，黃昏已美得醉人。見到他仍坐在石椅，這一刻，我才發現，他常凝眸的並非湖光山色，而是或遠或近的樹木。

「你喜歡樹木嗎？可惜在嚴寒下，將近萬木凋零。」我見他沒反應，於是脫口而出：「他喜歡樹木嗎？」

他動了動眉毛，柔聲說：「冬去春來，樹木自會再枝繁葉茂。四季來往復，循環不止。」他望向遠方，娓娓道來，「他喜歡坐在那裡，看着樹木穿上四季的衣裳，演繹不同的風格。」他嘆了口氣，「四季已愈來愈不明顯，但他的感情也漸漸變得模糊。」

他低首注視剛伸直的雙腳，眉開眼笑。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走吧！」說罷，他便徐徐站起，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。凝望他逐漸縮小的背影，和夕陽一起消失在我的眼前。

「他再也沒有出現。」「出了意外？」「好了，怪人不再重臨這兒。」公園的途人總是喋喋不休，甚至傳出不少稀奇古怪的傳聞，孰真孰假，無從稽考。

今早，我悠然來到公園，悄悄坐在他的石椅，舉目四顧，感到他仍在此，餘溫猶存。儘管，連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。